

儿童文学

| 淘 · 乐 · 酷 |

秘密如花

吴洲星 著

先慢慢地成长吧，
像一颗种子的发芽，
一朵花的绽放，
总是要慢慢地长大。

秘密如花

吴洲星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如花 / 吴洲星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7

(《儿童文学》淘乐酷书系)

ISBN 978-7-5148-1831-4

I. ①秘… II. ①吴…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7934 号

MI MI RU HUA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徐雅菲

封面绘画: 罗威彪

责任印务: 杨顺利

著者: 吴洲星

美术编辑: 刘妍妍

插图: Junjun.

责任校对: 刘成聪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g.com.cn

电子邮箱: zbs@ccpg.com.cn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5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ISBN 978-7-5148-1831-4

定价: 17.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序

有一种绽放叫悄悄

■ 涂明求

时钟拨回到2009年夏天，我应《儿童文学》杂志编辑之邀，给一篇题为《紫云英》的小说佳作写简评。简评一开始我这样写道：“品读这篇色泽素淡的《紫云英》，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的《受戒》，以及更早些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这段话诚非廉价的溢美之词，而真真切切就是我当时的阅读感受。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阅读感受，在那篇简评里，我其实也做了回答：除去上述三作均有风俗画的性质外，再就是，它们都有一种节奏之美，更难得的是有一种颜色之美。若以三作涉及的植物做比，则《边城》翠绿如虎耳草，《受戒》青碧如青浮萍。而《紫云英》又是怎样一种颜色呢？我以为毫无疑问应是紫色，“这是一种安静的，自持的，不事张扬的，甚至略带一点儿遗世独立气息的颜色，却并不失其素朴、淡雅、本真，恰似小说中一再提到的紫云英”。

读到这里，想必你已猜到，《紫云英》的作者正是吴洲星。一点儿没错。但你可能猜不到，当初为《紫云英》写评论时，我压根儿不知道作

者姓甚名谁——编辑发给我的作品是匿名的。因为不知，所以好奇。直到后来，收到载有《紫云英》那一期的刊物，我才算知道了作者的名字。而真正把“吴洲星”三个字和她本人对应起来还要更晚些，是在同年12月底，《儿童文学》杂志社召开一个座谈会，洲星和我凑巧都应邀在列，并且很凑巧地并排坐在了一起，很凑巧地差不多是在同时，彼此小声惊呼道：“啊，你就是……”彼情彼景充满喜感，至今历历在目。

那一次，也是大学三年级女生吴洲星第一次出门远行，坐着火车独自去北京。我记得她发言时的腼腆和温婉，记得她交谈时的纯朴与恳切。最感动的是座谈会临近尾声，我有事提前告退，洲星跟出来送了我一段路，并且赠给我一件用洲星的话说“不成其为礼物的礼物”——一个小小的红色中国结。洲星说，那原本是一直挂在她手机上的手机挂件，挂了很长时间，虽有些破旧了，但感觉比新买的东西要好一点儿，就当作一个小小的纪念吧……不知不觉中，时光已流逝五年。五年间，洲星从一个青涩的大三女生，成长为一个日臻成熟的女作家了。

有些东西却始终没有变。比如，洲星的勤勉与执着，自小短篇《紫云英》伊始，她相继出版了《红舞鞋》《沪上春歌》《幸福的眼泪》《大院里的夏天》等四部长篇小说，另有几部长篇也已经写完即将出版。洲星管这种状态叫“细水长流的日子与写作”。她说：“我依然在写，在努力地写字，不想荒废青春，时间的每一秒都值得尊敬。”可见，这样的勤勉、执着不仅仅出于一种写作惯性，而更是一种致敬青春的主动自觉。又比如，洲星对老故事的喜爱，对旧时光的痴迷，这种偏好在《紫云英》中是第一次展现，其后在别的很多作品中也都是若隐若现，尤其是《沪上春歌》，相信读过那部书的读者于此会有深切的体会。恋旧的人或者作品或许不

时髦，但却自具一份沉静温情。

对了，沉静温情，这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吴洲星气质及其作品中弥足珍贵的恒在部分，一旦她认准了自己要走的方向与道路，她就不急躁地一路走下去，从不会跟着潮流疯跑狂奔。这既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尊严与自信，亦是一部作品品质的可靠保证。这也让我想到，洲星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兔子（她的小说《沪上春歌》的插画师）的一段话，兔子说，在画那本书的插图时，她希望画出一种安静的成长，慢慢开满繁花，在世界不知觉的情况下。

我相信，这也是摆在你面前的这本《秘密如花》最迷人的所在。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女孩叫悄悄，有一种绽放叫悄悄，有一种花的香味叫泡桐花的香味，不经意的时候就闻到了，可是等你拼命去嗅，那种香味却又没有了，一点儿也不缠人。

沉静而值得信赖。



沈悄悄从单元楼上走下来，快到一楼的时候，她习惯性地往左瞟了一眼。楼梯底下放了满满一排自行车，这天是周末，起了一个星期早的人们都睡起了懒觉，自行车们也就很难得地有了一次小聚，它们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车头扭过来，车把钩住了车篮，一副誓死不分开的样子。沈悄悄看到她的那辆红色小自行车挤在最里面，一个冬天没骑，车座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灰。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停下来看了一眼表，是早上六点钟。出门到公交站五分钟，坐车四十分钟，下车再走十五分钟的路，刚好一小时。她掐准了时间，到父亲那儿正好是七点。那会儿父亲一定刚出门——他周六也要上班，说不定能在门口遇见他。

沈悄悄熟悉父亲的作息时间表，每天准时在六点半起床，洗漱，吃完早点才七点。但父亲早早就出门了。他在一家私营企业



上班，虽然只是供销科的一个小科长，手下也掌管着十几个人。那时他还没有搬出去，单位离家不远，骑自行车只要半小时，早上九点才上班，但父亲习惯每天很早出门。

沈悄悄住在黄村西里23号楼三单元402室。黄村西里是一个老小区，那一片都是老房子，算起来很有些年头了，比沈悄悄的年龄还要大。不像边上挨着的东里，红色的外墙一看便知是几年前才新建的。和东里的新楼比起来，西里那一片就灰暗了许多，像个常年生病的人，脸色终年是阴郁的。灰色的砖瓦墙上开了一个个窗子，每个窗子都装着防盗窗，鸽子笼一般。

沈悄悄住的那一栋楼紧挨着一条马路，路两边种了泡桐树。泡桐这种树叶子很少，不像那些种了梧桐、香樟的街道，一到春夏时节，浓绿的叶子便发疯似的长，让人感觉到那蓬勃的生机；一到秋天，凋零的树叶落满了整条街道，风大的时候，落叶飘起又落下，一阵接着一阵，如同成群迁徙的候鸟。

相比之下，沈悄悄住的那条街道就凄清了许多。春夏的时候，没有成片的绿荫；秋天，街道也是干净的，没有多少落叶。但每到春天，泡桐树上便会开出紫郁郁的花朵，紫色的泡桐花在灰色的楼墙映衬下显得很素净。泡桐花的香味不像玫瑰那样浓烈，它是淡淡的，若有若无，无意中好像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芳香，使劲一嗅，又没有了。偶尔一抬头，才会发现头顶的枝头上不知何时已经开了一朵又一朵的紫花。

沈悄悄很喜欢泡桐花。有的女孩像浓郁的玫瑰，有的则像炽热的葵花，沈悄悄觉得自己应该是一朵泡桐花，而她理想中





的女孩子也应该是这样的，矜持、干净，就像泡桐花的香味，不经意的的时候就闻到了，可是死命地去嗅，那种香味却又没有了，一点儿也不缠人。

但现在是冬天，泡桐花都落光了，树枝光溜溜的，和灰色的单元楼是一个色系。这是父亲离开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沈悄悄觉得，和往年比起来，这个冬天似乎更加萧瑟，也更加寒冷。

走出单元楼的时候，沈悄悄扭头往左边看了看。隔着几百米远，就是东里。东里前的那一段路上没有种泡桐，而是几条花带，种了矮小的灌木。没有高大的树木遮挡，那儿的街道看上去比西里开阔许多。

沈悄悄知道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就住在东里，叫肖默。

那条路叫新风路，有两个公交站，西里的下一站就是东里。沈悄悄之前不知道肖默住在东里。上中学后，学校离家有些远，父亲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她都骑车上学。

沈悄悄所在的那个小城一到夏天就变得很炎热，整个城市像一个火炉，一天到晚燃烧着，熄不了火。但早上还是凉快的，夏天的时候，她喜欢像父亲那样早早地起来骑自行车上学。早晨的风吹在她的胳膊上，带着一点儿还未消尽的露水的凉气，凉飕飕的，舒服极了。遇上红绿灯，汽车长龙似的堵在街上，她脚下用力一蹬，自行车就像一条鱼一样轻快地滑了过去。

去年冬天，她骑车上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从那以后，母亲就禁止她冬天骑车了。现在一到冬天，她就改乘公交车上学。起初沈悄悄并没有注意到肖默，偶尔几次在公交车上看见

他，也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公交车开到东里停了一下，再次启动的时候，沈悄悄看到肖默背着书包，嘴里塞着一副大饼油条从后面急匆匆地跑上来。沈悄悄急忙叫司机停车，公交车“嘎吱”一声停住了。

肖默不知道是沈悄悄帮了他。车门打开了，他疾步跨上来，一抬头，看到了坐在车厢后面的沈悄悄。肖默看了她一眼，似乎想和她说话，但那时沈悄悄已经把眼睛望到别处去了。肖默就没有说什么。等她回过头，他已经走到车厢的最前面去了。沈悄悄倒有一阵怅然若失。

后来她知道了肖默就住在东里。再后来每天早上，沈悄悄就都会在公交车上看到肖默；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她也会看到他。83路公交车来了，他们夹在很多人里面，一前一后地上车。沈悄悄的朋友不多，班上住在黄村的同学也很少，她总是独来独往。

每天和肖默一起回家的是隔壁班上的一个男生，沈悄悄走到车站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站在那里交谈，有时不知说了什么，沈悄悄会捕捉到肖默的笑声。不过那个男生只是顺路并不是住在黄村，公交车行驶到一半，他下车了，肖默也就一个人了。

肖默习惯站在公交车的最前面，而沈悄悄总坐在后面，所以她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他。他背对着她，右手拉着臂环，挺拔地站在那里。

公交车行驶到西里，沈悄悄下车了。83路公交车还是那种最老式的车，只有一扇门。她默然地站起来，从车厢里走过去，



目不斜视地从肖默身边经过，下车。车门“啪”的一声关上，直到公交车开出去很远了，沈悄悄才回了一下头。

沈悄悄走到西里公交车站，不一会儿，车来了。今天是周末，明知道不会看见肖默，车行驶到东里，沈悄悄还是习惯性地看了一下。车门开了，上来一个老太太和一对父女。那小女孩牵着爸爸的手，蹦蹦跳跳地上来，车门有些高，那父亲便把手伸到小女孩的胳膊窝下，揽住她，一把把她抱到了车上。小女孩活泼地笑起来，嘴里叫着：“爸爸，痒！”

沈悄悄看到这里，把头扭过去，鼻子冷不丁地酸了一下。她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用胡子扎她，她也这样叫着：“爸爸，痒！”父亲却不依不饶，常常把她扎得哭起来，直到母亲骂了，他才笑呵呵地停下来。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往事如潮，会把她淹没，让她不能呼吸。沈悄悄不能想，一想，她怕自己会在公交车上哭起来。她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了那个刚上车的老太太，自己往车厢的前面走去。

她走到了车厢的前面。那是肖默常常站的地方，他好像很喜欢这个位置，总是站在这里，就像沈悄悄习惯坐在后面左边第一排的那个座位上一样。她回过头去，看了看自己常坐的那个位子。离得很远。

这是他的位子，沈悄悄想。她把头扭向一边，看着车窗外熟悉的风景徐徐而过。

这天是周末，她第一次去父亲那儿，问他要钱。

她是偷偷出来的，并没有和母亲讲，出门的时候，她特地到母亲屋里看了一眼。那会儿母亲正睡得熟，她在一家纺织厂上班，纺织厂很忙，有时好几个星期才休息一次。这个周末，母亲可以难得睡一个懒觉了。沈悄悄在门缝里窥见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睡梦中，她的眉头还紧紧地拧着，翻身的时候嘴里发出一句梦呓似的呢喃。在梦里也带着对父亲的怨气吗？沈悄悄心里想。也许和十几年的婚姻比起来，三个月太短了一些，不足以抵消母亲对父亲长期以来的积怨。

这是他们离婚的第三个月。

之前每到月末父亲总会把钱送来，但是这个月他好像是忘了，十一月已经过了一半，父亲还没有把钱送来，母亲每天都要抱怨一回。沈悄悄实在不愿再听，宁可自己跑一趟腿，去问父亲要来钱，把母亲的嘴堵上。当然，也可以借此见父亲一面，虽然她不承认。

从小到大，沈悄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会，父亲和母亲一左一右地拉着她的小手上公园或者在马路上走一走。沈悄悄记得小时候她和母亲一起过马路的时候去拉母亲的手，母亲会不耐烦地把她的手甩掉，只允许她牵着自己的衣服下摆。母亲很少对自己亲近，也反感女儿对自己的任何亲昵的举动，连抱一抱、亲一亲这些亲昵的举动都不曾有过。一度她甚至怀疑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那种家庭的温暖，她几乎很少感受得到。也



不是没有，所有这方面的记忆更多的是来自父亲，只有父亲会抱着她，带她去公园，母亲从不。

多年以来，沈悄悄已经习惯了母亲的脾气，也习惯了这个家的气氛。一个人如果适应了一样东西，日积月累，成了习惯，即使旁人看来很怪，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反而是某一天，习以为常的东西稍有改变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就像左右脚穿错了鞋子般不自然。

母亲脾气不好，有时言语不合便会爆发，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这样，无论是对沈悄悄还是父亲。父亲却和母亲恰恰相反，是个温吞水脾气的人，有时候做错了事惹得母亲不快，或者意见不合，母亲发脾气的时候，他总是一味地退让，笑笑也就过去了。

关于婚姻，沈悄悄不止一次地听别人说过，两个性格互补的人在一起是最好的。她不知道这是谁说的鬼理论，她觉得两个性格相反的人生活在一起，更多的只会是折磨、痛苦，即使自己不觉得痛苦，在旁人看来也是痛苦的——这么多年来，沈悄悄看惯了父亲的隐忍和退让，有时父亲的好脾气会让沈悄悄难过得掉眼泪——在心里，她是偏向父亲的，她心疼父亲，对于母亲的强势和咄咄逼人，她怨恨。

沈悄悄想，即使脾气再好的人，也很难忍受母亲这样做吧，父亲忍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提出了离婚。

父亲提出离婚的时候，沈悄悄以为依着母亲的性子，势必会大闹一番。然而，这一次，母亲反倒出奇地平静。离婚那天，

沈悄悄并不知情，她只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回家的时候，难得地看见母亲提前回来了。她坐在沙发上，仿佛是坐了许久，也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暗沉沉的屋子里。看见沈悄悄推门进来，她忽然站起来，先去拉亮了电灯，说：“你今天不必做饭了，我已经把饭做好了。”然后就朝厨房走去。快要走到厨房的时候，她仿佛忘了说一件事，忽然又想起来了，回过头来，对沈悄悄说了一句：“今天我和你爸离婚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如同对她说已经做好了饭那样，他们离婚，也不过是和沈悄悄打个招呼。沈悄悄愣在那里，许久，她才反应过来。

对于离婚这件事，沈悄悄其实并没有觉得很意外，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觉得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并不合适，也未尝不觉得或许彼此分开对他们来说比彼此受折磨更加好一些，尤其是对于父亲。可是等到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沈悄悄并没有感到解脱的轻松，相反，父亲的突然抽离让她的心钝痛了一下，仿佛有人拿锤子在她心上砸了一下，起初她只是觉得麻木，过了许久，那种痛的感觉才渐渐地弥漫开来，并且愈演愈烈。

那天吃饭的时候，父亲并不在家，而那种痛正是最强烈的时候，沈悄悄终于忍受不住，在吃饭的时候，眼泪悄然滑落。那时她正在喝汤，她克制着，假装平静地端着汤碗，把脸埋在碗里，听见眼泪落到汤碗里的声音，“滴答——”很清脆的一声。母亲和往常一样，一脸平静甚至有些冷漠地坐在沈悄悄对面吃饭。沈悄悄不想让母亲看见她流泪，她仰起头，把碗扣在脸上，



大口大口地把汤水灌下去，以此来压抑住从身体里不断涌上来的悲伤。终于，她做到了，她生生地把眼泪逼回去了。等喝完一碗汤，放下碗，沈悄悄脸上的泪已经干了。

遇到了红绿灯，公交车停了下来。

在这短暂停留的片刻，车厢里忽然骚动起来，好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往沈悄悄所在的那边看去，有的甚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她走了过去。沈悄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直到那几个人挤到她边上，把头探到车窗外，她才反应过来似的，跟着扭头向外看。马路边上的一家小餐馆面前，有一男一女正扭打在一起，像是夫妻吵架。那女子披头散发地扯着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子，因为离得远，也就听不到他们在对骂些什么。

车上的人纷纷探出头去，后来公交车开动了，看不见了，他们才意犹未尽地把脑袋收回来。

“真丢脸，打架打到大街上来了。”

“女的是母老虎，那男的有他受的了。”

“不一定呢，床头打架床尾和，一转回家说不定就好了。”

车厢里原本毫不相干的人们因为这对打架的夫妻忽然之间有了共同话题，原本有些冷清的车厢也就热闹了起来。

沈悄悄一个人站在那里，神情有些寂寥。

父亲和母亲离婚时，母亲出乎意料的平静让沈悄悄觉得不可思议，她甚至有些习惯母亲的异样。在沈悄悄的记忆中，更多的是关于母亲和父亲间的水火不容。那时母亲在纺织厂上

班，很迟才回来。父亲下班回来早，便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也因此有了更多可以让母亲挑剔父亲的地方：洗碗摔破了碗、忘了关煤气、水龙头没有拧紧导致厨房里“水漫金山寺”……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成为导火索，使得母亲大发雷霆。沈悄悄可以原谅母亲因为劳累难免心情不好，会将怨气撒到父亲身上，可是她却不能忍受母亲十几年如一日，天天如此。

所以，沈悄悄觉得在父亲提出离婚的时候，母亲该和他大闹一场，就像刚才在街上看到的那对吵嘴的夫妻那样，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吼，砸碎所有可以砸碎的东西，乃至狠狠干上一架，直到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不欢而散。可是母亲没有，她没有哭泣，没有撒泼，没有咒骂，只是平静地答应了。沈悄悄多少有些不适应。她心想，或许母亲根本不爱父亲，对她来说，离婚或许是一种解脱，十几年来不平静的日子，她吵累了，也就撒手了，随父亲去了。

父亲走后，没人再会惹母亲生气了。那会儿沈悄悄这样想，可是事情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单纯。沈悄悄后来明白过来一件事，一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即使改变也是短暂的，稍纵即逝。母亲即是如此，她整个人是一座火山，暂时的沉默不过是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醒来，便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父亲走后，母亲失去了一个可以抱怨的对象，再也无处发泄她心里的怨愤，她只能抓住关于父亲的点滴毫末，借题发挥，来满足她宣泄的欲望，即使父亲已经不在这个家了。